

在勃巴纳森林中

张昆华 著

5



在勐巴纳森林中

张 昆 华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昆明

在勐巴纳森林中

张 昆 华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165,000

1977年5月第一版 197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800

统一书号：10116·674 定价：五角五分

内 容 介 绍

故事发生在祖国边境的勐巴纳森林中。批林整风运动中，盘踞境外的蒋残匪勾结暗藏境内的敌人，妄图切断我国防通讯线路，破坏我边疆建设。布朗族少年岩鹰和他的小伙伴们组成了红色少年护线队，配合护线所的解放军战士，投入了这场对敌斗争。他们在辽阔的勐巴纳大森林里长途跋涉，不畏艰险，跨越了拦路的大蟒蛇，关住了顽皮的长臂猿，在纺织鸟窝中查获了敌人的秘密联络信，识破了狡猾的内奸马哥头，协助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歼灭了入境窜扰的蒋残匪。

这部中篇小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热情歌颂了岩鹰、依香等少年儿童团结一致、机智勇敢地与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事迹。故事生动，情节引人，作品以抒情的笔调，浓郁的色彩，把祖国边疆亚热带大森林绮丽迷人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适合广大青少年和工农兵阅读。

目 录

第 一 章	护线路上.....	(1)
第 二 章	军情紧急.....	(16)
第 三 章	边寨风雨.....	(27)
第 四 章	朝霞满天.....	(42)
第 五 章	军事秘密.....	(63)
第 六 章	快步前进.....	(91)
第 七 章	跨越险关.....	(110)
第 八 章	银线闪光.....	(136)
第 九 章	磨刀擦枪.....	(151)
第 十 章	心明眼亮.....	(161)
第 十 一 章	林海呼啸.....	(187)
第 十 二 章	跟踪匪特.....	(215)
第 十 三 章	讯鸽高飞.....	(239)
第 十 四 章	激战顽敌.....	(253)
第 十 五 章	心向北京.....	(271)

第一章 护线路上

座落在国境线上的勐巴纳^①森林，被一阵阵狂风激怒了。碧蓝碧蓝的林涛翻腾着，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啸；象涨潮的大海，席卷着宽阔的虹雨坝子，激荡着巍峨的达达山。天空中，太阳灿烂的光芒，还照耀着蜿蜒起伏的山山岭岭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而西方遥远的天际，已聚集起一团团乌云，预示着一场暴雨又将来临。

正当一群群黑色的乌鸦和羽毛艳丽的鸚鵡，在惊惧地喧噪着，寻找着避风躲雨的地方，一只矫健的山鹰，却忽地冲天而起，展开它那钢铁的翅膀，搏逆风，击乌云，坚定自如地在勐巴纳森林上空盘旋飞行……

这时，布朗族少年岩鹰正攀登一个陡峭的山坡。他伸手抓住一蓬生长在陡岩上的杜鹃花，仰起头来，兴致勃勃地注视着那在风啸云驰的天空中振翅高飞的山鹰，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豪情，挂着点点汗珠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岩鹰似乎从搏击云天的山鹰受到启示和鼓舞，顿觉力量倍增，加速向山巅攀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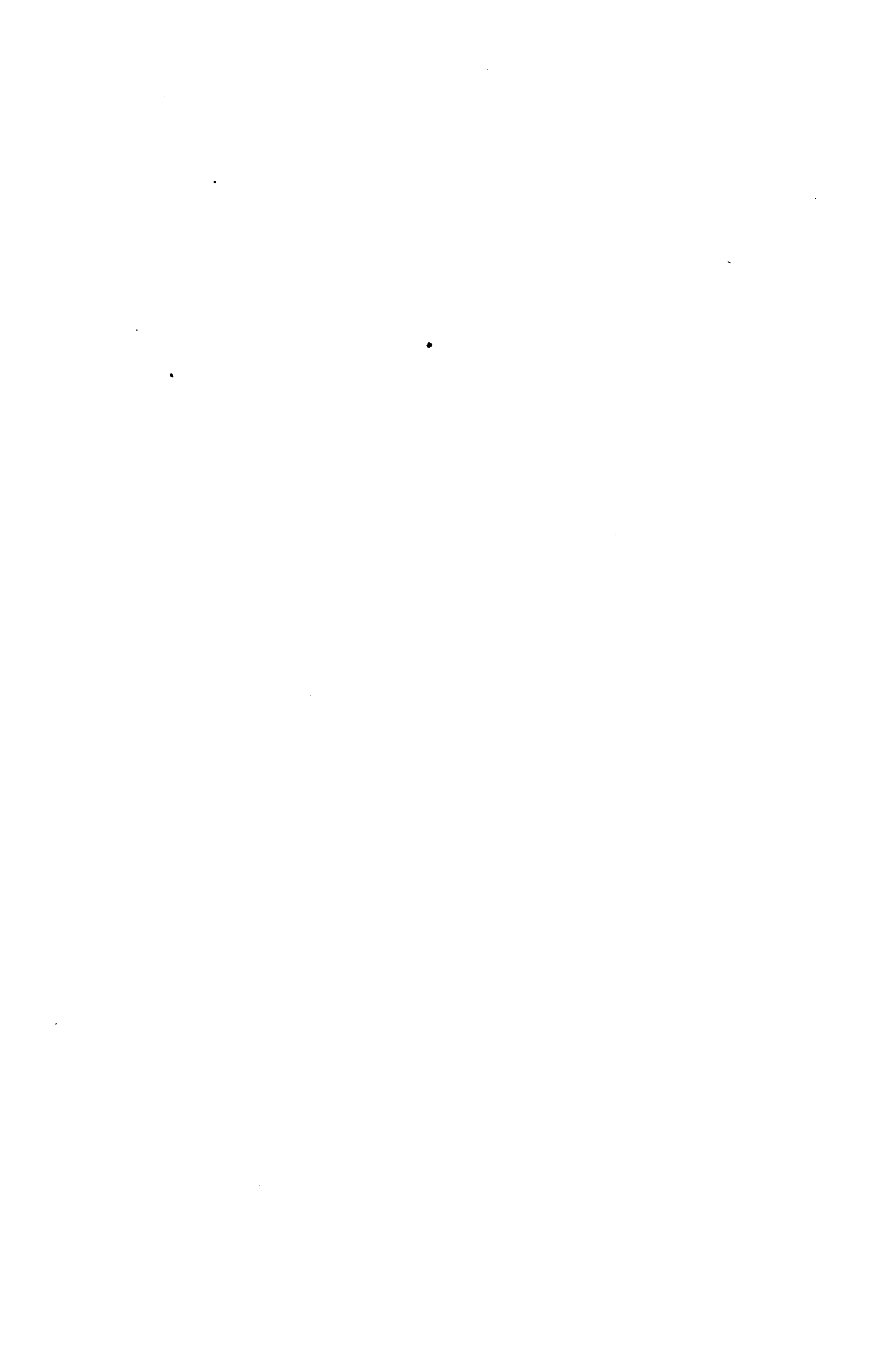
^①勐巴纳，布朗语，意为美丽的地方。

岩鹰是边防线上的一个红卫兵，今年刚满十五岁。他头戴一顶旧军帽，身穿一件缀有银质纽扣的青布小褂，下着一条自家织染的粗蓝布裤子；右臂戴一个红色袖套，袖套上绣着“红卫兵”三个金色耀眼的大字。他生有一张圆润宽厚的脸庞，颧骨略为突起，肤色黑里透红，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动着鹰一般敏锐的光芒。他左边腰间佩带着一把布朗族汉子随身必备的长刀，右肩斜挎一张光滑明净的硬弩，右侧腰部吊着一只熊皮箭袋，袋里插满了弩箭。如果只从岩鹰的一身打扮来看，人们满会以为他是一个正在深山老林里追逐野兽的猎人哩。当然，岩鹰也确实是个勇敢的小猎人，不过在这达达山一带，谁都知道岩鹰狩猎的对象，首先是那些妄图破坏国防通讯线路的披着人皮的两条腿的豺狼。

岩鹰家住团结寨。去年，他被生产队的各民族贫下中农推荐去上公社办的农业中学。今年一放暑假，他就回到寨子里，和小伙伴们组织了一个红色少年护线队，配合边防军一〇一护线所，积极开展维护国防通讯线路的活动。岩鹰就是这个红色少年护线队的队长。昨天，他为公社党委送批林整风的学习材料，去团结生产大队的东朗河水电站建设工地。学习材料送到后，他顾不上喝口水，就去参加修筑拦河大坝的突击劳动；晚上，他又上工地的政治夜校参加各民族的大爹、大妈、叔叔、娘娘们学习。今天一早，他离开工地，要赶回团结寨去。

一路上，岩鹰穿密林，跋高山，涉溪水，过竹桥，脚步不停地往前赶。他爬完了一个陡坡，翻过一座山巅，又小跑





着下到了花椒箐。涉过箐底湍急的溪水，岩鹰舍去大路，钻进了草棵，开始攀爬长满了荆棘和野花的蜜蜂岩。抄这条捷径，可以直接插到由边防连通往团结寨的国防通讯线路上。岩鹰想，顺着线路回家，可以边走边查看线路。这已经是他的一种习惯了。他每逢外出打猎、开会，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尽量沿着线路走。摸着一棵棵标直的电杆，听着一根根银线在劲风中发出琴弦般的鸣响，他心中感到分外的舒畅。护线所的山梁班长，给了这个布朗族少年一个“编外护线兵”的光荣称号，一〇一护线所有什么护线任务，也经常请他协助完成。

前几天，岩鹰听阿爸岩弓讲，那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窜逃到境外的反动头人老叭，当上了蒋残匪的一个头目，最近又在蠢蠢欲动，妄图勾结境内的阶级敌人，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因此，岩鹰更加提高了革命警惕，时时在考虑着如何协助解放军保卫好祖国边疆，保卫好国防通讯线路。

这时，岩鹰已经登上了蜜蜂岩顶。他放眼望去，只见那棵棵笔直的电杆，架着一根根银光闪闪的电话线，穿过达达山连绵的山岭和深邃的峡谷，向莽莽苍苍的勐巴纳森林延伸而去。看到线路，一股喜悦的情感涌上岩鹰心头，他用袖口揩了揩额头上的汗水，便撒开两腿，向线路奔去……

岩鹰沿着线路走了不大一会，一些异常的迹象，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从八字丫口延伸过来的国防通讯线路，沿线危岩耸立，深箐阻隔，在通常情况下，是很少有人会沿着这条线路走的。可是，为什么眼下线路旁的茅草却向两侧

倒伏，被蹚开了一条隐约可见的路呢？

“莫非是野象群或马鹿群从这里走过？还是……”岩鹰伏下身子，沿路仔细观察了一段，没有发现类似野象或马鹿的足迹。只见一些没有被折断的长长的草叶和坚韧的草杆，正慢慢地向上挺直，逐渐恢复它原来的形状，草丛中还隐约地发出悉悉瑟瑟的声响。

“嗯，有人刚刚从线路上走过。”岩鹰迅速地作出了判断，“追！跟踪上去，看看是谁……”

踏着倒伏的茅草，岩鹰边观察边迈步前进。他走过了十多棵电杆，来到一道漫坡前。这儿茅草稀疏，裸露出松软的红土层。岩鹰象发现了什么重大秘密似的，仔细观察了留在红土层上的跨度较大的几个脚印，再挨近电杆仔细瞧了瞧，不禁自语道：

“哦，他刚刚爬过这棵电杆……”

可不是！电杆上还留有脚趾登爬过的痕迹，电杆脚下还有几个潮湿的红泥巴脚印哩！

岩鹰再仰头看看电杆的顶端，一个个乳白色的电瓷瓶和一根根闪着银光的电话线都很完好，看不出任何被破坏过的痕迹。但是，那人为什么要爬电杆呢？岩鹰看看电杆上留有的泥迹，泥巴还未干，说明这人离开这里还不久。“追！再往前追！”

边疆正值漫长的雨季，亚热带的山林中，气候潮湿而闷热。岩鹰不顾浑身汗水，沿着线路急速往前赶。可是，他往前走了不大一会，脚步却渐渐的慢下来了。这倒不是因为气候的

炎热和身体的疲倦，而是因为他心头的疑云在逐渐地消失。追了这么长一段路，虽然还没有追上那个爬电杆的人，可对于富有护线经验的岩鹰来说，沿途观察到的另一些迹象，已经足以使他作出新的判断了：看，紧挨着电杆的茅草被斩断了；挡道的荆棘被劈倒了；伸到电线近旁的一棵黑心树的枝叶也被修短了。还有，那棵略为倾斜的电杆根部，又培添了一层新鲜泥土。啊！走在前面的人，原来是一位巡护线路的好同志！

岩鹰脱下头上的军帽，脸上微笑着，眼里闪动着聪慧的目光，他猜测：“是谁呢？是一位布朗族老猎人，还是一位傣族大叔，或是一位拉祜大爹？”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各民族群众中，自觉维护国防通讯线路的好同志，多得很哩！

岩鹰心情愉快地想着，走着，不觉来到了弯弓岩下。弯弓岩是达达山主峰中一壁突起的山岩，雄姿挺拔，地势险峻。与弯弓岩相对的，是一座比之略低的流霞岩。两座山岩之下，壑深千丈，石壁如削，两岩之间奔流着吼声如雷的黑龙溪。从边防连通往团结寨的通讯线路到了弯弓岩的顶峰以后，就越涧横跨过去，直接架到流霞岩上。岩鹰以前曾听阿爸讲过，有一次，一只老虎被爷爷岩鲁追急了，竟从弯弓岩纵身一跳，跃过深壑，到了流霞岩，逃脱了爷爷的弩箭。所以，人们又称两岩间的深涧为虎跳涧。两岩之间，虽然线路可以凌空穿过，可是，人却难以飞越。要从弯弓岩到达对面的流霞岩，必须绕路行走，一下一上，至少也得走上两三个

小时。岩鹰从前边发现的种种迹象判断，在前头护线的那个人，这会儿可能已下了弯弓岩，正走在黑龙溪一带。等自己攀上了弯弓岩，那人可能正好登上流霞岩，两岩相峙，也许能看清那人究竟是谁。

弯弓岩的东面，不象临涧的西面那样陡峭。一道漫坡上布满茂盛的原始森林。密林中劈开了一条线路，沿坡架立的电杆，好象一级级阶梯，一棵比一棵高，一直伸到岩顶。岩鹰顺着一棵棵电杆，脚步不停地向上走呀，走呀。他又走出了一身汗水，这才登上了弯弓岩顶。

岩鹰站立在高耸入云的弯弓岩顶，迎着从勐巴纳森林吹来的阵阵狂风，手搭凉棚，极目远眺。果然不出所料，流霞岩上，那掩映在树影婆娑中的电杆上，正有一个人向上攀登，那隐约可见的身影，岩鹰多么熟悉呵。“莫非是阿爸？”他这样激奋地想着，也不管逆风吹拂，两手在嘴边搭个小喇叭，就要高声呼唤。就在这一霎那间，只见那人突然从电杆顶端摔了下来。岩鹰“啊——”地一声惊唤，慌忙朝岩边跑去。

岩鹰多么想马上飞身到流霞岩去救护那位热心护线的人啊！但是，万丈深壑下湍急咆哮的黑龙溪隔断了他的道路。绕小路过去吗，又太费时间。岩鹰一时急得心里油浇火燎。他真恨不得猛力推倒弯弓岩，填平虎跳涧；恨不得挥刀砍倒身边那棵一围粗的老橡树，让两岩之间搭上一座桥。可是，那都是一时难以办到的事情啊！

“怎么办呢？”岩鹰焦急地扭头一看，只见离身后不远的一棵弯腰疙瘩树上，垂吊着好几根长长的龙骨藤。坚韧的

龙骨藤象一根根粗绳子一样，随风摇曳……

岩鹰急中生智，突然有了主意。他唰地抽出长刀，向弯腰疙瘩树奔去。岩鹰到了树跟前，张口咬住刀背，几下爬上了树身，朝着龙骨藤挥刀便砍。眨眼功夫，他一气砍下了好几根。

岩鹰飞身下树，迅速将几根龙骨藤连结起来，拖到岩边老橡树前。他把藤子的一头拴上一块石块，对准老橡树一根粗壮的枝干一甩，石块牵动着龙骨藤穿越过老橡树的枝干，挂上了老橡树。岩鹰又解下石头，把龙骨藤结成个活扣子，再使劲向下一拽，活扣子滑移上去，拴在了树杆上。他又用力拉了拉，看看已经拴得很牢靠了，这才沉着地握住藤索的另一头，登上了耸立在弯弓岩边的一块大岩石。

岩鹰站在岩石上，面对激流喷雾、吼声如雷的深渊，他神色坚毅，毫不畏缩。只见他双手紧紧抓住龙骨藤的末端，屏住呼吸，双脚猛力一蹬，小肚子用力一吸，两腿收起，整个身子便如同流云一般，从虎跳涧上空悠荡过去。及至荡到最高最远处，岩鹰毅然丢弃长藤，象一只矫健的山鹰一样，轻捷地飞落到流霞岩上。

岩鹰双脚刚一落地，便飞快地向电杆奔去。从电杆上摔下来的那人面部朝下，但从熟悉的身躯和装束上，岩鹰立即认出了这是自己的阿爸岩弓。“阿爸！阿爸！”岩鹰扑上去使劲地摇晃着岩弓。此时岩弓昏迷不醒，任岩鹰怎样摇动呼唤都没有甦醒。岩鹰心如刀扎，眼里禁不住涌出了泪水。

岩鹰仔细一看，发现阿爸的左腿上中了一箭。他咬住牙，抓住箭柄，猛一下把箭头拔了出来。阿爸的伤口上立即冒出了一股污黑的血浆。“啊，毒箭！”岩鹰忍住痛苦和悲愤，赶忙伏下头，把嘴唇贴在阿爸的伤口上吮吸着。他一口口将毒液吸出，又一口口朝旁边喷吐，不一会，身旁的电杆上也被染上一片血迹。

岩鹰一直吸到口里吐出的血液已是殷红的颜色，才停止了吮吸。为了防止余毒扩散，他解下裤腰带，唰唰地撕成两条，在阿爸伤口的上下两端，紧紧地结扎起来。岩鹰从阿爸的突然中箭，联想到边境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把那支毒箭拿在手里看了看，放进箭袋，又呼喊：

“阿爸！阿爸……”

“岩鹰！岩鹰……”

岩鹰正在呼唤阿爸，忽然山林中也传来了对岩鹰的呼唤。呼唤声越来越近，这是他多么熟悉的声音啊！

岩鹰站立起来，寻声望去，只见两个解放军叔叔，沿着从团结寨过来的线路，向他跑来。

“啊！山梁班长，我……”岩鹰认出了两个解放军叔叔是团结寨一〇一护线所的班长山梁和老战士冯澎。

原来，山梁班长和冯澎今天也正巧在这一带检修线路，当他们沿着线路来到流霞岩半坡的时候，就听到了岩鹰哭唤阿爸的声音。他们估计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便加快脚步朝岩顶赶来。这时，山梁班长来到岩鹰身边，看看躺在草丛中不省人事的岩弓，再看看岩鹰从箭袋里拿出的带血

的弩箭，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山梁班长把岩弓搂在怀里，两眼喷射出怒火。“好狠毒的豺狼呀！”他扫视着电杆周围的草丛，想从中辨认出敌人暗藏过的地方。

冯澎从山梁班长的眼色，知道了他的意思，便说：“班长，让我去搜捕敌人！”

“好！”山梁班长点点头。冯澎立即提起冲锋枪，向老林里奔去……

冯澎钻进森林以后，山梁班长这才注意到电杆上的污黑的血迹，再一看岩鹰嘴角上也沾着污血，便惊愕地问：“岩鹰，你用嘴吸毒血啦！……”

“只要嘴上不破皮，毒性传不到身体里去。救阿爸要紧。”岩鹰说。

“岩弓，岩弓大叔！”山梁班长继续摇晃和呼唤着岩弓，急得眼眶里也闪动着泪花。

岩鹰看着昏迷不醒的阿爸，心想：“用什么方法给阿爸解毒呢？”他望了望深邃的虎跳涧，突然大声说道：“有办法啦！七星草能解毒……”

有一次，岩鹰跟着爷爷下虎跳涧，到黑龙溪边去猎捕水獭猫，当他们走到流霞岩下的燕子洞时，爷爷曾指着燕子洞口生长的一种开着蓝色小花、叶子象蒿枝的野草对他说：“这是七星草，是剂解毒的好药。用毒箭射死的野猪，只要赶紧用刀尖剝去伤口周围的肉，再敷上七星草，以后煮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岩鹰一想起燕子洞的七星草，便脱掉鞋子，光着脚丫朝岩边奔去。山梁班长还来不及劝阻，他已顺着岩壁梭下去了。

岩鹰从流霞岩顶，沿着一片长满青苔的石板坡，象坐滑梯一样，快速梭了下去，一直到双脚蹬着一蓬黄泡果刺，才刹住了脚。从这儿向南，横着翻过一堵象个大青蛙一样的青石岩，就可以看见燕子洞了。燕子洞周围悬岩如刀劈一样笔陡，无路通行。为了抢救阿爸的生命，岩鹰哪管岩陡箐深！这会儿，就是山羊没有走过的山岩，他也要走过去；猿猴跳不过去的沟壑，他也要飞身跳过去。他决心克服一切障碍，尽快地插到燕子洞口。

石壁上长着青苔，无处抓拿。岩鹰就用手指紧紧抠住石缝；陡岩上没有立足的地方，岩鹰就把脚趾插进石缝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岩鹰艰难地爬过这片从来无人到过的岩壁，终于来到了燕子洞口。

洞口那开着蓝色小花的七星草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岩鹰点头招手哩！棲息在洞里的燕群，鸣叫着在岩鹰的头上飞来飞去，仿佛在向他表示问候呢！

岩鹰采撷到了一大把七星草，心里略微转忧为喜。他仰头望望穿梭飞舞的燕群，看看高耸入云的岩壁，这才想起，怎样才能很快攀登上去呢？

也许是高飞的燕群为岩鹰放出了“联络信号”，引起了山梁班长的注意，山梁班长根据燕群盘旋的位置，判断出了燕